

启功

草书千字文

草书千字文



启功草书千字文

启功敬题



责任编辑 吴 瓯
技术编辑 钱勤毅
封面设计 潘志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启功草书千字文 / 启功书. —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80672-802-3

I. 启... II. 启... III. 草书-法书-中国-现代 IV. J292. 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1840号

★ 千字文系列

启功草书千字文

启 功 书

●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

邮编: 200050

网址: www.duoyunxuan-sh.com

E-mail: shcph@online.sh.cn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12

印张: 4

印数: 5,001-8,000

版次: 2003年12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672-802-3/J·719

定价: 16.00元

序

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史专家、教授，对于古代文学、诗词、书法论、教育论等方面的研究著作颇为丰厚，他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、古代字画鉴定大师。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、声被寰中的是他的书法艺术。

启功先生书法作品的那种清爽而劲健、潇洒而典雅的风格韵味，是那么与众不同，正所谓字如其人。古人论书法有『书贵瘦硬方通神』之说，这瘦硬似乎是指笔画的骨力强健，是力透纸背的坚韧，还应该是指书者倾入笔端的一种心灵神往。书写者的情思，通过柔软的毫颖，暗香独具的墨汁，在雪白的宣纸上留下痕迹。或提按，或疾徐，总是带着书者的情感，那种神融入笔端是书家个性的发散，是旁人无法替代的。常有朋友拿着落款为先生大名的作品，找我辨别真伪，当我告知其是非时，有的人还要追问一个为什么。这就要说到笔画、结体、章法，先生的习惯用笔，以及印章的钤盖、印泥的使用等等。其实，一个人写字的一勾一挑，一翻一折，都带着自己明显的习惯用笔方法和个人的品格修养。人家写了几十年，你怎么能三下五除二就写好呢！所以，启功先生见到这类作品，只好说：『比我写得好』。我所见的伪品中，有的尽管外表很像，但内在的神韵就相差甚远了，还有个别人敢为外省大宾馆题名而落先生之款，虽然启先生对这些不甚理会，但有人模仿先生的笔迹充当鉴跋以欺人，这无疑是启先生所深恶痛绝的。

启功先生书风的形成，是长期『不薄今人爱古人』的一种传承，是先生不断探索、创造的结晶。先生学写字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必经入家塾、写仿影的过程，青年始习赵孟頫、董其昌，对欧阳询《九成宫》更是钩拓、影摹，成为先生书法艺术的筑基。后对《智永千字文》墨迹用功最勤，又习柳公权《玄秘塔》以强其骨，使笔法、结体逐渐成格。由于先生对书法孜孜以求，进而迷恋古代碑帖的收集与鉴赏。我曾见过先生收藏的敦煌写经长卷，魏晋残纸帖，北魏《张猛龙碑》『冬温夏清』不残本，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等精品。先生分类赏析，究本求是，又大量临写名迹，并提出了『透过刀锋看笔锋』的名句，以悟时人。先生很看重墨迹本，对笔画的使转、顿挫详察细审，大到字势、小到用笔的翻转等微妙之处，无不察之秋毫。在领悟前贤格法的同时，成就了自己的体势。这其中的学问决不只是书写，而是先生苦学五车，遍览万卷，与百代贤哲们共会书坛玉楼的神交。

先生对于书法、绘画的钟爱，亦体现在对古代字画的鉴定上面。先生能书会画，通晓古文、历史，精于考证，严谨治学。记得在北师大红楼，启先生拿出一册印刷精美的书法集，指着明代文徵明的一方小印问我：『这方章文徵明用了几十年，前后打印居然没有什么变化，我想是伪或后补吧。』先生接着自答：『看来是一方牙章。这使我恍然大悟，鉴定中的学问不能只看表面，还要究其本质。的确，启功先生的学问至广而精深，尽管先生年事已高，却仍然在多方面的成就上显示出无穷的活力，这大概是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传承中所引发的时代精神，

是先生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散发的芬芳。

启功先生的书法不是单纯的一艺而为，那是文化修养的积淀。先生自身的风采，就充满了温文儒雅的艺术气质，谈笑尽趣的形象，不知感染了多少人。先生在青年时代就结交了众多师友，在辅仁大学任教时，利用良好的教学环境，与同仁师友们讨论时政，切磋艺事，广泛吸纳知识，使其成为体验『转益多师』的殿堂。先生对待友朋、后学，是以陈恒先生『循循然善诱人』为楷模，亦使亲近先生的企业受益。记得多年前启先生曾赠给朋友一刀宣纸练字，这位朋友没多久就将一百张纸写完，可谓很勤奋了，但进步不大。先生即告知应如何读帖、入帖，如果只是依葫芦画瓢，是得不到前贤书法之妙的。我在练写字时，先生曾给我讲，要常将字贴在墙上看，以后写好了，将差的换下来，坚持写下去，好的就会多起来了。还说过：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看到写得好看的字，要多看记下来，照着写；字帖上的字临不好，用拷贝纸蒙上拓描几遍再临。我至今仍保留着启先生批改作业的痕迹，有笔画的修改，有字形结构的安排，还有字势、四官格法等等，只是自己愚顽，未能认真领悟，有负先生之望。但从一个侧面可看出，先生在习字时，处处留神，无处不倾心于对书法艺术的探索。

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居多，楷书少一些，草书稀有。这册《草书千字文》，原是一长卷，是启功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写的。我仰慕先生的书法由来已久。记得一九七四年时，我只知启先生大名，但不曾谋面，就拜托藏书家赵元方先生，

带着我收藏的文徵明手卷，请启先生题字。不几日取回后看到先生的考证长跋，文词美妙，字迹神采动人，使我心醉！数年中与启先生常来往，我就用心在纸上画了朱丝栏，向先生求墨宝，又将五十年代金协中先生欲带我拜师的事说及先生，故先生慨然应允，成就了这篇不朽之作。

观此卷《千字文》，可见启功先生临前贤法书，除笔画、结体以外，深得其风韵，启先生领略永师、山阴神韵，放笔自运，写胸中逸气。尽管长卷书字甚难，且先生『时作时辍』，但通篇神完气足，生动流畅，有龙跳虎卧之致，笔法变化灵活，充分体现了先生书法皆从心中而出，纯任自然的品格。

今上海书画出版社征得启功先生应允出版是册，愿与书法界同好，共赏这篇妙笔。

是为序，勉为序。

金煜

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晨

说《千字文》

启功

以『天地玄黄』为起句的《千字文》，名头之大，应用之广，在成千累万的古文、古书中，能够胜过它的，大约是很很少的。只看它四字成句，平仄流畅，有韵易诵，没有重字（没有重复写法的字），全篇仅仅一千字，比《道德》五千言这本著名的『少字派』书还少五分之四。它便利群众，启发童蒙。其功效明显，流传广远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得的吗？

在它流传千余年的历史中，发生过或说存在着不少问题。有的问题『人云亦云』，『习而不察』。有的虽经人推论，而未得要领，也就『以讹传讹』。

大约在三十年代初，法国的伯希和氏发表过一篇考订《千字文》的文章，冯承钧先生把它翻成汉文，题是《千字文考》，发表在《图书馆学季刊》中。伯氏着力在周兴嗣这篇《千字文》的撰写过程，并讨论流传各种本子的真伪，对所谓『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』进行辨伪，费了很多笔墨。这本『千文』见于明代《郁冈斋帖》和清代《三希堂帖》、《壮陶阁帖》，近数年原卷出现，有影印本。这本『千文』，首句是『二仪日月』，末句题『焉哉乎也』，中间全不成话。伯氏认为它是宋徽宗时人造的伪古物。其实书风还不够唐人，其为凭空捏造，望而可见，仔细考证，心力未免可惜。而其他有关《千字文》的问题，由于着力点不同，反倒未暇谈及。

我在五六岁时，正是家庭或私塾里仍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（所谓『三百千』）的时候，但我只念过《三字经》后就被授读别的书了。接触《千字文》实从习字临帖开始。既是一字字地临写，就发现了许多异文。如『敕』或『梁』，『玄』或『元』，『召』或『吕』，『树』或『竹』等等，不免发生哪个对、为什么不同诸多疑问。后来逐渐留心有关《千字文》问题的资料，随手摘记，又几经散失，只剩写在了一本帖后的一些条。由于借书困难，一时无法再加查阅核对，就先初步写出这篇大纲性的小文。目的只是想说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。遗漏和错误，自知不少，诚恳希望读者惠予指教。

周兴嗣《千字文》的产生

在南朝梁、陈（五〇二—五八九年）这不到一百年中间，忽然有一股『千字文热』，产生过至少四本（只说撰文，不论写本）。

一、萧子范本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『《千字文》一卷，萧子范撰；又一卷，周兴嗣撰。』又《梁书》三十五《萧子范传》：『南平王……使制《千字文》，其辞甚美，王命记室蔡莛注释之。』

二、周兴嗣本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紧次萧子范本之后，已见上文。又《梁书》四十九《周兴嗣传》：『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，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，及成俱奏，

高祖用兴嗣所制者。自是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北伐檄》、《次韵王羲之书千文》，并使兴嗣为文。每奏，高祖称善。」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「《千字文》一卷，梁给事郎周兴嗣撰。」

三、失名人撰萧子云注本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周兴嗣本后云：「又《千文》一卷，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。」

四、失名人撰胡肃注本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萧子云注本后接书：「又《千文》一卷，胡肃注。」

当时还有梁武帝撰的《千字诗》。《陈书》十八《沈众传》：「是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，众为之注解。」又《南史》五十七《沈约传》：「约孙众，……时梁武帝制《千字诗》，众为之注解。」记载这些为的是说明沈众的学识，而不是著录《千字诗》。看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著录中，都已没有《千字诗》，大约唐代已经亡失无存了。既称为诗，是几言的？其他都称文而不称诗，又为什么？我非常怀疑周兴嗣次韵，「次」的就是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「韵」，但这将永远是个「怀疑」而已（记得唐初某类书中曾引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零句，现已无暇详检，即使查出，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）。如果连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算上，当时这种千字成篇的作品，就有五本之多了。

以上各条资料中，最不好懂的是「次韵王羲之书千字」。这八个字可以作许

多解释，事理上也有许多可能。例如：

一、王羲之写过千个字的韵语，周兴嗣依韵和作。

二、王羲之有千个零字，周兴嗣把它编排成韵语。

三、周兴嗣撰了千字韵语，然后摹集王书把它写出，像怀仁集《圣教序》那样。

四、周兴嗣次某篇文的韵成为此文，用王体字写出，因而误传为王羲之书，等等。总之，这八个字，与现传智永写本对不上。智永本上有『敕』、有『次韵』，没有提出『王羲之书』。如果真是集王羲之字而成，则应写出『集』字，如唐人集王书、金人集柳（公权）书，以至集唐句、集杜句等等。问题在于周兴嗣撰、智永写本的《千文》究竟与王羲之书有关无关？次韵二字是编次成为韵文呢，还是依某些韵字顺序押成的呢？

『王羲之书』和『次韵』问题

我们知道，每个故事都是愈传愈热闹，枝叶由少而多，已是普遍规律。《千字文》故事中有王羲之这个角色。除《梁书》外，还有较后的何延之《兰亭记》，载于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三。张彦远为宪宗、僖宗之间的人，何氏当在中唐之世。《兰亭记》说智永禅师为王羲之七代孙，还说他：『克嗣良裘，精勤此艺，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。……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，浙东诸寺各施一本，今有存者，犹直钱数万。』不待详细交代，智永所临，当然是王羲之的字，那么智永所临《千字文》中的字样，即是王羲之的字样了。

其次是此后的韦绚所撰《刘宾客嘉话录》：「《千字文》，梁周兴嗣编次，而有王右军书者，人皆不晓其始。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一片张，杂碎无叙。武帝召兴嗣谓曰：「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」兴嗣一夕编次进上，须发皆白，而赏赐甚厚。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……」。

日本圣武天皇死后，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天平胜宝八年（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）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，记录的帐簿，称为《东大寺献物帐》。帐内有一段记载：「书法廿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（下注：「廿五行，黄纸，紫檀轴，绀绫褌，绮带。」以下各条俱如此式）。同羲之草书卷第二……同羲之书卷第五十七（下注：「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，浅黄纸，绀绫褌，绮带，紫檀轴」）。

所谓「同」，指的是同为「拓」本。这里已抛开了智永，直说拓自王羲之，而归入了王羲之名下。《兰亭记》在《法书要录》中，紧次于徐浩有建中四年纪年的《古迹记》后，则还应晚于《献物帐》。但海外流传，耳治易多。略去智永，抬高声价，原是无足奇怪的。

可见王羲之这个角色在《千字文》故事中不但实有，而且曾霸占了「真草千字文」。于是《梁书》中那条矛盾，就被韦绚大肆弥缝，什么「为我韵之」、「编次进上」，把最费解的「次韵」二字，分别落到实处。但是事情果真是这样吗？矛盾之处，并未能由此弥缝便得解决。症结所在，实为「次韵」二字，还值得探索下去。

按清初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四《撚须寄·诗原》中引《稗史》云：「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，曹景宗后至，诗韵已尽，沈约与以所余「竞、病」二字，景宗操笔而成。……初读此，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。偶阅《陈后主集》，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：「披钩赋咏，逐韵多少，次第而用。」座有江总、陆瑜、孔范三人，后主诏得「迕、格、白、易、夕、擲、斥、折、喈」字，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，曾不搀乱一字，乃知其说是先（此处疑脱「以」字）诗韵为钩，座客探钩，各据所得，循序赋之，正后世次韵格也。唐之次韵，起元微之、白乐天二公，自号元和体，古未有也，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，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，而非酬和先唱者，是小异耳。」

《稗史》不知谁撰，其他引《稗史》处有一条记正统间处州生员吟诗事，知其书为明人之作。所引《陈后主集》，张溥、冯维讷所辑本中已不见了。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廿三《联句》条亦述此说，但未注出处。

至于「敕」，无疑是梁武帝所敕了。所次之韵，是按梁武帝《千字诗》的韵呢，还是另选韵字令周兴嗣去次呢，就无法知道了。宋人杨亿的《文公谈苑》所说「敕」为「梁」字之误，则纯属臆测，毫无根据。又梁武帝的千字叫作诗，别人的都叫作文，为什么，也无法知道了。

王羲之零字和智永写本问题

周兴嗣编《千字文》既与王羲之写的字有关系，那么是先有文还是先有字？「王羲之书千字」倘若真在撰文之前已有了，又何以那样巧，正有一千字都不重复呢？梁武帝固然收藏过许多王羲之的法书，挑出不重复的，难道恰恰正有一千字吗？其实现在文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重复的字，而实有不同写法的重字，也有「借字」。摘出如下：「絜」与「洁」、「雲」与「云」、「崑」与「昆」、「實」与「寔」，在古书中不同的地方，曾被两用，但它们之间并非截然不同或意义悬殊的两个字。像《易经》里的「无」字，即是「無」字。如引《易经》把「无咎」写成「無咎」，当然算不准确，但一般使用这二字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因此《千文》中上举的八个字，实际是不同写法的四个字，并不能算严格的不重复。又「银烛炜煌」的「炜」字，智永写本，真书作「玮」，草书才作「炜」。按「炜煌」的「炜」，应是「火」旁，不应是「玉」旁，而文中真书部分用了个借字，可见当时王书千字中，实缺少「火」旁的「炜」；也可看出所集的王字，是以真书为主，而草书各字是相对配上去的，所以真书借字，草书不借。

哪里来的那么些方便的零字？即使果真是殷铁石集拓，但拓字细细描摹，不能很快办到，梁武帝要周兴嗣撰《千文》，殷铁石立即能够拓出千字，那只是故事夸张。其实古代对名人法书实有平常編集单字的事，唐韦述《叙书录》（载在《法书要录》卷四）：「开元十六年五月，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、张昶等真迹总一百五十卷，付集贤院，令集字拓进。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，分赐诸王。后属车

驾入都，却进真本，竟不果进。……其古本，亦有是梁、隋官本者。』所谓『集字』，当是摹集单字，为了编成备查的『工具书』。宋人、清人编排汉隶单字，明人、清人又曾编排草字，清末人又曾编排楷字，都是查寻各字不同写法的工具书。开元中令集贤院拓进的『集字』，无疑即是这种性质的。又韦述总述唐代内府收藏许多件古代法书，谈到其中挽有『梁隋官本』（所谓『官本』可能指官藏本，或官摹本）。唐代摹拓法书既承梁隋旧法，集字之法自也未必是开元时始创。令我不禁想到怀仁集王字的《圣教序》，岂非就是得到这类集字呢？这次编集《千文》的活动，如果不是先有了集字工具书，也许即是编集单字工具书的开始。又古人写字并非为后人集字预先准备的，每字大小岂能一律相近，《圣教序》中字的大小基本差不多，可见怀仁在放大缩小上作了手脚。由此也可明白智永写本《千文》，无论是摹（指钩描）、是临（指按照字样仿写），每字大小相同，也必然是经过了加工手续的。怀仁加了工的《圣教序》既可被认为是王羲之书，那么智永加了工的《千字文》被提为『拓王羲之书』也就不足奇怪了。临王书也罢，拓王书也罢，智永写本的周兴嗣《千字文》应是这篇文今存的最早的本子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写本、刻本和临本

一、智永墨迹本

流传下来的智永写本《千字文》，距今七十七年以前的人，只见过西安碑林

宋大观年间薛氏摹刻本，捶拓年久，风采俱颓。一九一二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交圣华房（出版社名）影印行世，后有日本内藤虎次郎氏跋尾，从此许多人才见到一个可靠的墨迹本。内藤氏考订认为这即是《东大寺献物帐》中所谓『拓王羲之书』『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』那一卷（现在已改装成册），所考极其正确。但内藤氏也有被一个字困扰处，即是那个『拓』字。《献物帐》上分明写着『拓』，自然应该是双钩廓填的摹拓所成，而这本笔划，却又分明是直去直来地写成的。保险些，说它是『唐摹』，再保险些，说它『摹法已兼临写』。七十七年间，可资比较的材料发现还不太多时，作此模棱两可之说，也实有可被理解处。

此后几年，上虞罗氏重印此本，后有罗叔蕴先生跋尾，便理直气壮地说它多力丰筋，实是智永八百本之一的真迹。从此时以至今日，智永的书写权愈来愈被确认了。

二、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本

敦煌发现的唐初人临本残卷，今藏巴黎，绢本，自『帷房』真书一行起至『乎也』止，真草共三十四行。尾题真书一行为『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』，只有一个真书字和几个草书字与日本藏本稍有小差别外，其余无一不似。在面队原本临写（不是影摹）的法书中，这已是极够忠实的了。重要的是真书『玮』字草书『炜』字与日本藏本完全一样，使我真要喊出『一字千金』了！

三、宋薛嗣昌摹刻本

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石刻本，为宋大观三年薛嗣昌所刻，其中各字都与日本藏墨迹本相同，有些宋讳字缺末笔，则是刻石时所缺。只有「炜」字真书不作「玉」旁。或是薛氏所据底本上所改，或是薛氏自作聪明，在刻石时当做「明显错字」所改，于是也「不出校记」（在跋中也不加说明以表示他改了字）。薛氏摹刻有功，却又功不掩过！

四、南宋《群玉堂帖》刻残本

南宋韩侂胄刻的《阅古堂帖》被抄入皇宫，改名为《群玉堂帖》。其中刻了一个残本，自「囊箱」真书起，至「乎也」止真草共四十二行，后有智永小字款，是否蛇足，可以不论。「炜」字是否「玉」旁，已记不得。字迹与日本藏墨迹本十分一致，只是略瘦些，这是刻拓本的常情。此本在张效彬先生家，浩劫中被掠入一大官家，今失所在，也没留下影本。法书海盗，自古而然，真令人欲焚笔砚！

五、宝墨轩刻本

日本藏墨迹本后有杨惺吾先生跋尾，提到「宝墨轩本」，其本有影印本，首题「宝墨轩藏帖」，下刻朱文「山阴张氏世珍」长方印，次行题「唐智永禅师书」。大约是明末不学的坊贾所刻，字迹较弱，中多缺字未刻，似由底本缺损。「炜」字作「火」旁。「律召」的「召」字真书缺，草书仍是「召」字。此本书法未佳，也无关考证。只因杨氏所曾提及，故为列出。